

父亲病了，气喘，咳嗽，水肿。到医院一番检查之后，住院输液，消肿止咳。几天下来，父亲胖乎乎的小腿终于瘪下去，枯藤似的血管重新现出来。但咳嗽不止，西药轮番上阵，还是咳。剧烈的咳嗽，让他觉得自己瘦弱的胸腔再也装不下五脏六腑了。病床上的父亲于是尝试着自己开了四味中药，让我煎了水给他喝。之后，咳嗽慢慢止下去。

父亲年轻时候学过医，学的自然是中医，曾服务于村卫生所。由于种种原因，父亲后来并没有以此为业，而是和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。父亲时常说起他学医的经历，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医书。那些他视为珍宝的线装书，在一次又一次的变故中早已不知去向。

妈妈年轻时曾得过一次重病，打针吃药，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严重，整个人陷入谵妄，昏迷，继而气若游丝，命悬一线。父亲觉得药未对症，果断停了西药，转向中药。父亲一边回顾，一边翻书求助。昏暗的灯光里，父亲冥思苦想，直到鸡鸣天亮。父亲开了方子，捡回中药，熬给母亲喝。三两碗药水下肚，母亲的剧痛止住了，神志清醒了，要吃要喝了。“我又活过来了，”母亲说，“如果不是你爸，你妈坟上的草早就可以做檩子了。”

父亲说他仔细回想母亲生病前后的原因和状况，认定母亲还是积寒太久，尽管其时暑气喧腾，但还是应该按照风寒来治，祛湿散寒，于是用了附子。附子毒性大，父亲很谨慎，开始开得很少，药效微弱，于是

我在十九岁的时候搬离了安庆老家那栋三层楼的老房子，她的年纪和我一样年轻，可是在那时的一群建筑物中，她已经老了。

家人破费给她重装了一番，这样的愿景其实在我十岁以后就常常听人提起：“房子旧了，老鼠都要爬到人的脸上来了。”我家的房子确实旧，样式也简单粗糙，楼梯是泥砌的，木扶手很低，从一楼到二楼只有一盏很暗的灯，朋友第一次来都不敢走。我的房间里出现过老鼠，一开始它和我们总算心照不宣地不会面，直到后来我听奶奶说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像有只小爪子在挠她的头发，我们才觉得鼠辈们愈加猖狂了。有一次我们正在吃饭，头顶上轰隆隆一群生物跑过，像在迁徙，妈妈愤恨地扔下筷子，说这群老鼠再不管不成了。

我那时就想要离开那个老而旧的家。夏夜的飞虫，积水里不知名的小生物，跑到家里做客的蜗牛和蚂蚱们，让人不得不留意，以免一头撞上的时候，双方都吓了一跳。

后来我真的走了，没想到我前脚刚一踏出，他们后脚就开始动工。于是这一离开，与老房子就成了永别。

我常常在梦中回到那个地方，躲回原来的旧房里去耍。从铁红色的小门上拨开门，轻车熟路地拐进缺了几口地砖的院子，积水常年都在，干涸的时候就成了一只小碗。我养过的猫猫狗狗，都在这小碗里解过渴。院子的树上有虫，有蜘蛛，往上看就是杆子上立着的麻雀，对着屋檐下燕子的窝。小时候我曾亲眼看见它们如何做窝，一点点地从

秉烛夜行

王 优



沐春 李昊天 摄

他加大剂量，捡回来细心炒制，祛除毒性，并配以其他中药调理。汤药对了症，所以母亲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。

“彻背彻胸痛不休，阳光欲熄实堪忧；乌头一分五钱附，赤石椒姜一两求。”父亲张口即来，背诵汤头歌，吐字清晰，解析得通俗易懂，这委实让我大吃一惊。父亲十几岁学医，青年时期遭逢许多不幸，被迫离开医学行业，一辈子种地为生，而今年

逾八旬，少年时代学过的许多汤头歌括居然还背得溜溜熟，还能学以致用，这不能不令我对父亲心生敬意，同时，又对父亲心愿未遂深感遗憾。

“一角八分钱就解决了大问题，”父亲说，“药不在贵，关键要对症。”半个世纪过去，父亲依然记得他给母亲开的那副中药的价钱。“用药不能急，毒性大的药更要小心。原来的书都丢完了，不晓得哪里有

卖的，遇到合适的我还想买他几本。”父亲说，他在这个身体状况，也没法再干体力活了，如果有医书在，时不时翻翻也好。“等你有空了，愿意听我讲，我就讲给你听听嘛。”父亲说。“好，等我退休了，就拜你为师。”我笑，父亲也笑了。

从老家回来，东一天西一天，早把父亲的话忘了。那天接到父亲的电话，“中医书贵不贵？哪里可以买得到？”本以为父亲只是说说而已，看来他是真想买书。我告诉他有些书还真是挺贵的，一本也许几十上百。“这么贵？原来一本书几角钱。”父亲沉吟一会儿，“贵也买嘛，我拿点钱出来买，买到总有书在。”父亲平生最是节约，最舍不得花钱，上街连一碗米粉都舍不得吃，没想到在买书这件事上，他如此慷慨大方。

“那你把书名告诉我，我在网上买。”于是他说我写，记下要买的书单。《黄帝内经》《神农本草经》《金匱歌括》……父亲一气说了9本，并让我念给他听，再次确认，提醒我不要记错了。网购的书很快就到，父亲很欢喜，逐一翻看之后，得知实际的价格比定价便宜不少，更加欢喜，仿佛捡了大便宜。又列出《药性白话解》《濒湖脉学白话解》等几本书。他说这些书要结合起来读才好懂，于是再次下单购买。

《颜氏家训》中说：“幼而学者，如日出之光；老而学者，如秉烛夜行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。”身为一个老农，八旬老父居然有心买书读书，这怎么说都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。

有这一间最长久。还是一盏昏黄的灯，灯泡常常需要我去换，还是一面破旧的墙壁，上面的涂鸦和贴上的画我熟稔于心。我睡过的那张床是如今很难见得到的老式外婆床，有一张雕花的吊顶，上面放着一个大红盆和一把枯萎的桃木。在赤青色的斑驳的地板上，我和自己玩耍，画画或者写字，或者自导自演一出情景剧，这些都是儿时的乐趣。我捧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书，一看就是一个下午。我在那间房子打发了许多时光，在那里茁壮生长，在那里哭，在那里偷偷写和唱，它虽然空空荡荡，却充满了我的回忆和思考。

房间出门的沙发也很旧，这栋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新的、完整的，所以显得特别和谐。那旧绿沙发我躺过睡过，沙发的右边是矮玻璃橱窗，上面有一座八仙过海的小雕像，每一个仙人的头顶我都摸了个遍。

我有时候还是会坐下来，思绪回到那些旧家具中，打开通往时空隧道的门，在那里平静地待上一会儿，我和过去的自己一齐坐着，她天真顽皮地朝我做鬼脸，我冲她宠溺地一笑。

十九岁的家

胡萍萍

嘴里衔着土，耐心地筑。我常常不够耐心去看，便走到另一处玩耍了，等再去看，它们已经美满地住在里面生儿育女了。后来燕子飞走了，它们的家还在。我看着那坚固的用泥与嘴一点点筑起来的房子，总觉得它们还会回来。

燕子大概只回来过一次，窝便被别的鸟占了。应当是麻雀？我也记不得。残水泥的院子中央有一棵老桂花树，那树后来竟被拔走了——我猛然想到，心里很遗憾当时没有注意，或者当时已经看到，却渐渐地把它忘了。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活着，抑或早已成了废木柴化在火堆灰烬中。我还收集过它的花，那年我高一，翻开那时的相册，有一朵鹅黄的四瓣花肥嘟嘟地盛开着，挤在枝头，粉嫩得像婴儿的小脸。老树平时总是不声不响，任由众生物在她身上栖息欢乐，待到九月桂花开的时候，满屋子呼吸中都是她的芬芳。

最左边的水池改过一次，我经常看见妈妈和奶奶在上面抡棒槌洗衣，水池右边是浴室，我曾经在那小浴缸里拿月季花洗澡，泡了一身的包，第二天醒来我看见自己从头到脚都肿了，却不痛不痒。奶奶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土方子，给我浸了一捆树枝去洗，又洗好了。从此我再没做过摘花洗澡的事。

院子后面种着一排银杏，小道上每到秋天就落满了金色的叶子。我和伙伴们在土里挖坑，埋叶子烧火，在秋天尝到了第一口自己烤的红薯。让我错以为是玫瑰的月季花，开在那群小树的后面。当时家对面还有许多树木，有朋友带我吃过一种树的花，抽出茎就可以吮吸它的汁，在此之前我也尝过马路旁边的一种草，据说这些都是上一辈孩童时的甜点。

我家的厨房和饭桌很大，非常适合很多人聚餐。红木的桌子，红木的椅子。我摔断过一条椅子的腿，那椅子笨重而且结实，我大概是费了一些力气才使它断的。桌子上也被我戳出过洞来，不知道它们现在是不是也成了烧火的废柴了。

那简单的石地板上，不记得发生过多少争吵和对峙，我曾经摔下过去，直到现在似乎都能感觉得到那时石板的冰凉。过道的门很矮，通向昏暗的楼梯，楼梯下有一堆杂物，许多找不到的东西都可以在里面找到，但是我从来没去找。朝南的前门开过小店，没多久就被我吃空了。后来，一家人在夏夜的晚风中，坐着摇椅和小板凳，轻悠悠地扇着扇子，听爷爷奶奶和邻居唠嗑。

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它一直都是那样，我住过很多不同的房间，只

